

皇  
明  
文  
衡

二十



皇明文衡卷之九十五

哀誄

哀志士辭

宋濂

奇雋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雋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慨慨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擬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八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群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

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  
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  
不相貸雖招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不脩威儀貴人延客愿  
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  
貧衆雖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  
憔悴流離頽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  
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五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  
饌愿放筵歎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  
道路中又當與老饑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  
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擲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  
耳聞者悲之辭曰

天生爾才胡不以騁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

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  
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  
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  
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  
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  
職名謂之書寫持鈔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一世乃今以  
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  
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满汾一笑故刊脩之  
際汾在傍則蓄縮慄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  
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  
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

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  
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  
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  
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  
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  
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

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  
書豈伊群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  
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潛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  
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裡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  
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

層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  
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  
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  
噤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  
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  
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

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  
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  
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  
我豈闔靡一物不知吾儒所取獨立千古上逝寥絕爾身雖  
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

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賦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馬牛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北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溪谷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

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  
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挫折卒亦不能變也食  
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  
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  
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

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  
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  
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  
脂式肅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  
敢謂無人

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館調  
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蹇得罪瑄往送



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陽夏以鞭擊酒  
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地短衣匹馬來自西  
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  
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  
之居庸關外自黃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  
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  
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兼以關輔大饑秦  
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  
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決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  
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

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  
苦來自西北短衣匹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

聞知孰秉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介去如箭商顏有芝擘  
擘狴狴可以葆神可以樂饑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  
庶明我心

商節婦誄

胡翰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  
又哀之以辭皜皜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  
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  
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  
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  
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  
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  
唯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

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闈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汗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徃徃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

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

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爲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  
真張氏與淵皆嶧縣人誄曰

有倚者蘭兮繁霜其倅之有嗟者瑞兮烈火其焚之雖則焚  
之彼則遂之固天也昇之

師山鄭先生哀詞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爲古文或以黃犢駕  
小車人或笑之識者奇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其堂曰三  
樂踞岡爲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筆削之旨爲之  
註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臣薦遣使以翰林待  
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束書就道道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  
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  
辱知愛者每過山下仰睇群峯遺趾如昔草樹凄迷豈勝悲

慨抽辭哀些敬酌一觴其辭曰

溯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三樂堂之遺址兮森奔  
奔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與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  
兮濟冠佩之如雲繫先生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  
利之辨兮謂聖賢可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  
有成釣岑山之深峻兮牧西疇而偶耕方遊息而玩樂兮適  
四海之震驚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  
兮闡治教於來今曷半途而遽疾兮返乎吾故鄉豈終不能  
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亶不可測  
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況鬱而靡申兮蔽而  
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嗟先生既往兮  
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亡兮粵千古而彌馨徘徊茲

山兮採草木之群榮，  
酌清觴而灑涕兮，  
惻林鳥之悲鳴。

夏尚之太史哀辭有序

蘇伯衡

我師克燕，技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

王朝木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

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番禺，易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徽國朱公，其所緝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于鄉，年四十餘始用襲封衍聖公克墜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霸辟君以爲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

院都事方君田雄霸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  
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父要者間嘗語伯衡曰吾  
自分老死于燕不復上先人丘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  
存更喪亂家墜毋又死無誰爲教恒恐其失學隕先緒今名  
在倖藉不能卽死誠可愧然 聖恩寬大旦夕且得歸守塋  
域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爲  
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  
椒水澁追惟疇昔江山人物瞻焉若夫悲思感慨托聲詩以  
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爲我序之則我盛年  
之作雖不得齒倚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  
秀黍離竝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  
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乃爲楚歌以哀之辭曰



嗚呼夫子之好脩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  
薄乎西山服南冠之戔戔兮旅膚敏以南遷包羞而競進兮  
既非余心之所安歛退而自放兮又繫維而莫余捐奉赫赫  
之明命兮備使价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  
萍之川兮湯湯袁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  
不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  
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嶽嶽兮泝隴水之砢砢萑與莽其蒼  
蒼兮羅蠹穴而臊腥神情恍以內傷兮氣飲絕以外嬰曾日  
用之幾何兮竟竟釋而蛻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卽長夜之冥  
冥亂曰芝為蓋兮槿為輔仍于陽兮羅浮層城慌惚兮阻以  
脩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為兮海之陬颺轟轟兮為霾為  
雩叢薄黯黯兮有蛇兩頭海之陬兮不可以久留蒐歸來兮